小舞台
本日演唱 狀元審 百案
坐位票價二百文 全月包廂三□

請注意
初級幾何學
現已出版了
代售處成都東御街卅貳號崇業印刷社

黃靜餘失契啟事

竊靜餘本年古歷十月內經中證介紹承買温江縣第六區倪樹琴所有祖業在該縣第五區岩得臥郭家院子地方共約四十三畝零昨冬月廿五日已經過稅驗契投佃暨各種買田手續辦清由温江乘車返省不料所帶之各種契約憑據概行失掉除向温江縣政府備案存查並又商同中證與倪姓賣主另立另契約過契稅另行辦清買賣田地各種手續外無論何人拾得裕豐堂黃靜餘各項紙約憑據概作廢紙若有拾得原件送至祠堂街長生店者酬洋二元特此申明

玉獅帶 初編

本書計三十回印刷精良大字大本前印兩次俱銷售一空致使購者容勞往返兹在三版出書特歡迎閱者預期每冊只售大洋一元過期無折外縣附購郵票代價本報發行部經售

淡綠香豔小說
關太太外史
全一冊售洋四角外縣郵票代價另加寄費五仙
本報發行部經售

新興餐館已經開幕
地址[illegible]興街六十一號
地點宏敞。座位舒適。飲食精美。招待週到。大宴小飲。咸皆適宜。新張開幕。特別歡迎。

中華郵政認為新聞紙類 二十四年一月十六日（星期三）

成都新聞

第陸壹玖號

社址 東御街叁拾號
每份售錢貳百文
每日出版一小張
發樂印刷社代印

訂報價目 每月二角五 半年一元三角五 全年八折 外縣加郵費一角五

玉獅帶二三三集 預約截止
係出書登報通知
一二九回 畢生事業成泡影慮杞亡命 老天有意助英雄耳目返魂
一三〇回 善善惡惡自分明喜慶團圓 虛虛實實亂拈來即此收場

隨說三分 戀愛論

笑俗

戀愛者，人生逸樂的點綴品也，有長工見東家姑娘而美之，曰此戀愛曲之開始也，雖然，戀愛有邏輯的三段論法焉，三段維何，就是由初戀而熱戀終止於失戀，失戀就是戀愛的尾聲，而自殺又是失戀的最後焦點，

在我們的禮義之邦，戀愛向來是抱秘密化的，所以君子人是絕對不屑爲的，而且也是絕對不談的，要一談可就失掉君子的尊嚴了，縱然歷史上也有司馬相如偸寡婦的事蹟，然而這是文人無行的臭事情，大君子是摒之門外的，雖然詩經上也有描寫戀愛的輾轉反側的不好受勁兒，但是先儒先後生曰，此淫奔詩也，小子戒之，不料物極必反，當然戀愛也不能例外，和鬼子們交通以來，於是戀愛就風靡一時，張三也戀，李四也戀，戀了一個不亦戀乎，戀愛旣分初戀熱戀，因果相推，當然大有失戀養後，戀旣一失，當然張三也自殺，李四也自殺，幾乎起了人口恐慌問題，我家似乎也還愛國，目擊此象，不禁愀然地頓足嗟歎焉，是不可以不論也，年青青地胡爲乎而要自殺，君子曰，死不得，（未完）

鴉片煙雜記（續）

（笑）

城畔芙蓉我獨豪，臯皇功令亦弁髦，長生何必求仙藥，第一人間福壽膏，不是蓮儔也並蒂，一燈分隔有鴻溝，任他無限心中事，到此渾消萬古愁，旭東館主見而技癢，賦詩和之，寓莊於諧，亦佳構也，詩云，吐霧吞雲短榻前，一槍在手心悠然，自從結得芙蓉伴，不羨鴛鴦不羨仙，賦罷新槍又老槍，病夫誰謂出東方，太平洋上風雲變，逐日揮戈效魯陽，終日勞勞代價微，苦中作樂是耶非，高堂熱望妻兒淚，部化青烟裊裊飛，鐵劃銀鈎妙若何，耐人把玩細摩娑，騷人詩句奇人韻，千古流傳也不多，飛瓊軒主人乃加以跋語數言，（未完）

婦女必讀 治家寶書 妻婆經（續）

平陽遲口述 吳滌顧筆紀

第六章 惡疾出章

說了六章 再草此段 慢拈羊毫 惡疾垂戒

勸爾諸叙 天尊地卑 二氣調和 凡爲婦女
速修至善 坤順乾健 雨露雷電 要知大概
天地生人 陰受陽施 萬物並育 既得人身
三才分判 上下交泰 兩不相害 珍重爲念
俯察仰觀 牛生不息 人間夫婦 身體髮膚
其道易見 滋物靡間 亦此徵驗 父母備在

添演 鴛鴦夢

鄢沛撰

第七齣 送別

（生介）卑人知道。

快轉去了。你我夫妻就此一別。（旦介）堯郎。（吹風四松同下）（上丑介）出入煙波裡。生涯一葉舟。在下朱三是也。爹媽生我弟兄三人。大哥朱大。二哥朱二。不幸先後死於水中。單剩我一人。每日仍在河下撐船謀生。聞聽京都比期將近。往來客商甚多。速須將船兒撐到碼頭去。（有人過船否。（上生介）來了。（丑介）觀看相公這樣打扮。莫非上京趕試的。（生介）然也。（丑）趕急下的船可好。（未完）

小舞台

審百案狀元 第三幕 收狀

叫雜役把爺耍的門掩。本宮癮來要燒煙（全下）

第四幕 賀喜

（彭唱）煙王封我一品官。（黨唱）雙槍威鎮過花軒。（霄唱）熬煙雖用老水伴。（丁唱）泡子能裹玉連環。（馮唱）做官本領全在圖。（李唱）今上親封三大賢。（馬唱）平生謹愼無過犯。（吳唱）若要睜眼莫開言。（彭唱）居之安內人常滿。（黨唱）過花軒隔壁是公園。（霄唱）集賢居樣樣很隨便。（丁唱）大來喜特煉好漂煙。（馮唱）醉粟歸。煙槍精潔無塵染。（李唱）卡爾登。夏有涼風冬不寒。（馬唱）頤和園。數九天在燒剛炭。（吳唱）栗芳內。煙雲縷縷傳絲弦（彭白）彭說耀（黨白）黨子清（霄白）霄開文（丁白）丁老么（馮白）馮漢卿（李白）李金桂（馬白）馬老么（吳白）吳之貴（全白）請了。煙王飭封賜馬爲了入殿巡撫之職。你我倘雖前往恭賀則可。請。請。請。（細樂鳴場）來此已是黃金窟。遠聞咳嗽聲起。想必騎馬出堂也。你我還雖分班侍候。（未完）

巨蛇

●長約數丈 ●粗可盈抱

（天津殺載阜城通訊）本縣城東王柳村，居民韓延齡者，豢養老母猪一頭，月前產生小猪二十一隻，韓加意喂養，日漸茁壯，不意突於近日陸續缺少四隻，遍查豢內，不見踪跡，韓某心甚異之，於昨夜十八日，晦月高舉之際，約十時許，突聞小猪驚號之聲，韓起而觀之，見有大蛇一條，長約數丈，粗可盈抱，正在吞食小猪，月光反射，蛇睛耀目，韓大驚駭倒，比及復甦，已不知大蛇去向，查點小猪，又缺少一隻，聞者莫不驚奇，查平原地帶竟有如此大蛇誠屬奇聞云，

博士信箱

王洪順

（問）柿子與蟹，皆是我的愛物，但二物於同時吃下，又恐送命，若單吃柿子，則蟹亦不願放棄，若單吃蟹，則柿子又不願放棄，左思右想，別無他法？還是請你代我解決吧！（嚴保華）

（答）最好，當然只吃一樣；然而同時吃兩樣愛物而死，也死得不寃枉了。

（問）一般窮人們！爲甚麼要稱紳士們叫老爺呢？（冠）

（答）這完全是駡人的話，表示打倒之意。老爺者，倒老爺之簡稱也。

哀情小說 續姊妹花

第五章 可憐的大寶 (109)

這豈不是一件從來不曾可以遇的創聞自。已的良心譴責不必說。難道不要遭人物議嗎。就說不顧別人物議。難道那大女兒二女兒他們倆都肯答應嗎。這一點。眞成了趙大亦妻最爲難的問題。然而林大娘的闖威。又是那麼嚴厲。辦固爲難。不辦。也不見得就是容易。他在這樣輾轉沉思。憂悶得無可奈何的時候。才借着名目脫身。去見錢督辦。原想上那兒去散一散悶。不想又無端的撞了錢督辦一下釘子。反而增添了一分愁煩。這可眞使奸詐百出的趙大。弄得一籌莫展。肚子也幾乎氣破。然而一個是玉皇大帝。一個是頂頭上司。這口氣又向誰去發洩呢。不過禍福無門。惟人自召。這也是他自作自受了。錢督辦兒。大一走。他的臉上。頓時回復了歡樂的容顏。對着大寶垂涎三尺。恨不得立時趁一趁他的獸慾。又喝過了一會酒後。

紀實武俠小說 江湖大俠

第五回 梟雄親邪道欣得奇書 賈客拜神堂敬服嚴規 （五〇）

耀青也不睬他，回到玉壺居茶樓跟前，被人拉住了衣袖，回頭看時，却是個素不相識的道士，面相是凶惡，身上十分濫褸，耀青佛然道，做什麼道人笑道，你要成就大事業，須得問貧道，耀青爲了魚化鵬之事，一肚子氣尚未消，此刻道人憑空又說了這兩句沒頭沒腦的話，那裏肯有好臉面給他，便厲聲叱道，大街之上，瘋瘋癲癲幹什麼，快些滾開，道人打了個哈哈道，我見要幹大事業的人，似你這般會使氣，這兩句話，耀青却聽進了耳中，便和緩了面色，邀道人同入茶樓，和道人細談之下，耀青大悅，原來那道人自稱玄眞子，指又用手指兒醮了茶水，在桌面上寫了個清字，再加上一個圈兒，把清字圈在中間，低聲說道，記着記着，他也會鑽入你圈套咧，耀青防給他人看見，趕忙抹去了玄眞子又笑道，

長發和號
專門磨豆豉
零售
口蘑 二千八
五香 二千二
每斤
住東門口下東大街九十七號
▶批發販莊格外廉價◀

普瑞明
克瘡哥
爲瘡眼科聖藥也
啓者鄙人感覺成都市眼科及瘡症甚爲缺之良藥以救同胞之危奕故向福建老號接洽始得同意允諾入川推銷特將瑞明及克瘡哥兩種由郵交運到蓉凡屬病家務須注意焉確有藥到病除之效可謂言之不謬矣
送醫八鐘起十鐘止
時間貧苦一不取分文
出醫時間午十一鐘起四元
時間鐘止收費二元
夜間加倍與任外
成都植記天佳線
直字謹啓住址上北
打金街一百零二號

少城公園門口
隱廬南貨商店
廉價出頂
啓者鄙人近因要事赴渝特將本店全堂器具廉價出頂如欲頂者希向櫃上交涉可也

雀斑內消丸
總批發上海協和大藥房
專治男女面生雀斑土瘢燒子粉刺內服無不立見奇效內服有詳細說明每瓶暫售大洋五角
成都經售處 安寧藥房 華勝藥房 華盛藥房

智育影院
一月十三日起演
小船主
大光明
午場 停演

蘇灘 虐婢案
風流小生
本社編劇本剩已出版每冊售洋三角另十幕每次如去
第一幕 遇威 二 施刑 三 藥屍 四 驚夢 五 破案 六 審訊 七 索會 八 遊殿 九 撫棺 十 冥判

愛國歷史 長篇小說

王獅帶

版權所有 禁止轉載

第七十九回 破賊軍初試女媧石 中奸計小困鉄水牢

心裏正在躊躇，馬桐萱已安排入眠，七八個垂髻小環，提着紗燈，簇擁着轉入西邊去了，范山雲也躡蹤步來，偷瞧時，馬桐萱已與一個少婦，正同立燈畔，引逗一個未滿週歲的孩子，范山雲瞧見，不由大喜道，這敢是天助我成功也，不一時，馬桐萱便與那少婦，寬裳入眠，僕婢皆已散盡，房外只有四五個軍士，荷刀巡邏，范山雲見時候已到，急又折轉身來，重摸入後花園裡就太湖石畔掬了把水藻在手，復飛身躍入院來，果然輕若落葉，快似流星，一剎兒，復依舊到了馬桐萱寢室，銅壺滴漏，瞻溜有聲，鼻息呼呼，隱約可聞，范山雲輕輕揭起幾片瓦來，晃似股輕烟般溜入房內，躡手足躡，繞至床後，借燭光看了看，便將水藻夾進床欄，用力一擠，那水已一點點灌入被窩裏去，不到半個時候，便聽見馬桐萱囈語道，孩子撒了尿嗎，快起來，又聽得嬌聲道，不，再來，卽着影兒一撩，兩條中衣已露出帳門來，范山雲見着好生歡喜，三二步爬到床前，便去扯那中衣，手將攬着，便不由若大吃驚，原來一隻粉白大腿，正壓住褲角，范山雲輕拖一吓，卻陡吃一驚，眉頭一縐，計上心來，急就身畔，輕拔出隻麥管在手，緩匕的戮入帳中，卽着聽金針搖曳，知道大事成功，范山雲那裏還敢待慢，急取了那綢褲，飛步出房，摸摸褲囊內果有一把鑰匙，范山雲只喜得心花怒放，躍出房來，招呼了蕭雲吳剪，告知盜褲詳情，兩個俱佩服他的急智，三人不敢停留，直撲水牢來，范山雲拿那鑰匙，去開那鎖時，那裏打得開，連形影都無，范山雲見着，不由一怔，自己心裏，好生惶急，方才在蕭雲吳剪面前，誇過大口，事情中變，這可怎好，蕭雲吳剪，見范山雲拿着一把鑰匙，只是出神，不由背問道，范大哥，你怎麽不開呢，范山雲長嘆了口氣道，完了完了，我受了那賊囚的鬼計了，這那裏是開水牢的鑰匙，這可怎好，今夜又盡勞跋涉，吳剪蕭雲，聽說鑰匙生了變化，俱都驚駭，連水牢內的李虎，也連搓雙手，不住叫蕭雲吳剪，另想辦法，四個在水牢內外，竊竊私語，徘徊無計之時，猛的一陣足步聲，由遠而近，燈光閃爍，人語翩翩，蕭雲三個大驚，急飛身躍出水牢，却見四五家奴模樣的漢子，提着燈籠，直撲水牢來，一個旋走旋埋怨道，深更半夜，要別人調這角兒裏來巡邏，他們幾個到好，吃酒猜拳，好不得意，那幾個家奴，又在勸慰，走攏水牢門，一個長大家奴，向牢內望了望，便同這幾個竊匕私語，蕭雲吳剪，看得眞切，那不做聲，幾個商量了會，那個稍長漢子，又去約了些健卒來，一個個手裏，俱提着巴掌寬柳葉條刀，蕭雲吳剪，不由暗地吃驚，幾個重復私語了會，那稍長漢，便由褲帶內摸出把鑰匙來，開了牢門，幾個健卒，鬪身入內，齊把刀來　住李虎，李虎笑道，怎麽，你們主人家，又要我搬家囉嗎，不要做得這樣子，我李虎王爺，搬家就是，那個稍長漢，不等他說完，劈臉便給他一耳光，冷笑了聲道，不准做聲，你若要叫喊，看老子一刀將你誅却，李虎道，完了完了，你都打起我來囉，那家人見李虎倔强，又欲揚手要打，李虎嗤着嘴道，打嗎打嗎，讓該你打就是了嗎，一個綽刀的兵士，却將那家奴攔住，手裏刀冷森森的，向李虎面上一晃道，吆，姓李的，你要放明白點，若有珠寶，可速奉獻，少時三刻，若牙崩中有半個不字，哼，看我斬爾老亮，話尚未畢，腦後一聲狂笑道，宰你老亮，就宰你老亮，只聽喀喇的一聲，血花亂飛，人頭已經落地，要知李虎生死若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回 杭州城三英救李虎 臨潼關羣賊搜儲君

話說這個稍長大漢，乃是馬桐萱府內的家丁，喚做馬榮，因近日賭運不佳，負債累累，今夜奉命巡查水牢週圍，馬榮走至水牢邊，猛然想起，聞聽李虎身畔，帶有無數奇珍，因而串通守衛士卒，持刀脅逼，那曉得房廊上的蕭雲吳剪，正愁無計救李虎出險，猛見馬榮等將水牢打開，這一喜非同小可，蕭雲不耐久侯，拔出刀來，雙足一躍，已撲入牢內，那軍士正在說砍你老亮，不防蕭雲撲到，手起刀落，那軍士已身首異地，吳剪范山雲，見蕭雲動手，都先後撲入牢裏來，馬榮正興高采烈，喝罵李虎，不防人影一閃，側邊軍士，已身首異地，這一駭非同小可，急待要走，不防迎面撞着吳剪入內，劈頭一刀，便了結了性命，范山雲百忙中，已將李虎救下，水牢外那些家丁衛卒，猛可裡見撲來了無數少年，救了李虎，不覺大驚，急各抄兵刃，攔着去路，一面如飛往報馬桐萱，一剎那賊聲四起，節度使府衛士俱已得信，各抄兵刃，分道向水牢殺來，馬桐萱止睡得迷糊，猛聞此報，也吃了駭，急命調杭州全城兵馬，來捉刧牢囚犯，

大明二十七俠 二四八

第六十四回 馬青鋒莊外遇鏢客 李如龍廟中會賓朋

馬青鋒道，小可向尊駕打聽件事，不知可能見告麽，李如龍道，不知馬爺所問何事，馬青鋒道，本地有個徐文達，據說住在七姑廟，不知確否，二人道是，正是七姑廟，說着將手一指前面一條岔路道，由此一直去，約有十幾里地，便是七姑廟的地方，此人頗有名氣，只要一問人，無有不知道的，馬青鋒拱手道謝，二人上馬，拱手作別，馬青鋒一想不妙，這兩人如果與徐文達或是寧仁有交情，豈不要送信，我眞糊塗，不敢將眞名告訴給他，正在懊喪，忽又聽得鈴聲響，兩匹馬又回身跑了來，二人拋蹬下馬，說馬爺，借問一聲，有位活閻羅公孫策壯士，可在此麽，馬青鋒聞言一驚，忖念自己誤言已露，還瞞他作甚，遂說二位，公孫策嗎，他此刻生死未知，小可正爲了他，在此想心思，要去尋徐文達，找他問個明白，二人驚道，怎麽，公孫兄有了危難嗎，馬爺爲何因此要徐文達呢，徐文達很漂亮咱們也有一面之交，他在本地，向不做買賣，怎麽馬爺要去找他呢，馬青鋒嘆了一口氣，將自己同公孫策，遇見寧仁，上了寧仁的當，被他所算，自己醒來，掙斷繩索，問知其事的情形，前後一說，李如龍想起公孫策前在京裏，幫着自己救友之事，此事不知則已，既已知道，豈可坐視，遂說馬爺，果眞如此那還可以想法，徐文達和咱們也是相識，馬青鋒大喜道，果能如此，實係萬幸，事不宜遲，卽請二位一往如何，二人說好，我二人就此前往，說着帶馬起步，陡然想起一事，說馬爺貴寓何處，咱倆去了，能不能成功，好回來報信，馬青鋒見問，一想三義店，定然不妥當，一則有這麽件事，二則有昨夜那個使妖法的人，便說二位兄長，小弟住處，本在三義店，如今那地方，恐已有了變故，不便再往，地方却未有一定，李如龍道，原來恁地，這樣罷，過了石家莊，前面不到二里地，有座財神廟，廟裡住持，和我是拜過把子的弟兄，你我卽在彼處相會如何，馬青鋒道好，小弟准在彼處相候，李如龍對他兄弟道，你可陪了馬爺去，我去去就來，說着躍上馬背，帶轉馬頭，向斜刺裡岔路上奔去，

滑稽社會 長篇小說

王博士 一一六

第十七回 賈學森試驗落第 毛一非登報尋夫

賈學森吃驚道，那麽，他又如何會輸呢，傳書記噗哧一聲笑道，他眞有輸，密司賈輸了，王博士，是特別借這件事，來試驗密司賈的愛情的，賈女士不肯借錢給他，便是愛情不專，愛情不專，賈女士就輸了，賈學森聽着，方才如夢初醒，竟上了王博士的大當，須然吃了他些，穿了他些，自己還要叫他打一支金指戒，都還眞說出口，就失敗了，此後，恐怕連他的包車，也借不成，心 如何不氣，怔呆呆的，將傳書記望着，傳書記放下飯碗，漱了口，拿起禮帽來，向賈學森點了點頭道，密司賈，古的擺，賈學森忙攔着他道，傳書記，請你回去給王博士說，並不是我不愛他，實在我不能違背我父母的遺囑，請他明天在智育來看電影，並將他的包車，借給我坐一坐，傳書記道，說得，說得到，頭也不回的，揚長去了，學森心裏好生難過，也只好一步懶一步的回家，再說毛一非女士，因見王博士，很久都不會去，心裡很是不樂，每天吃飯，便放聲大哭，說王博士心腸變了，多年又愛上了賈了頭，不愛他了，這天正賊紫鵑燒燃火爐，一面哭，一面將手裡的竈王經，一篇一篇的撕向火爐內，恰好吳仁格與冲冲的跑來，一眼見毛一非在燒火爐，便連聲道，鳥七八糟，六七月間烤火爐，鳥七八糟，紫鵑在傍笑道，吳先生，你不曉得，我們小姐，因爲王博士幾天都莫有來，我們小姐說，担心他又愛上了賈姑娘，這時正氣得焚稿呢，毛一非掩面痛哭，只不言語，仁格大吃一驚，